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274

門 □ 12
號 卷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三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名稠襄公子景王四年即位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公作酌宋向戌衛齊公作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公作軒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氏傳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杜氏注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於牲上不歃血晉人許之三月甲

通志堂

辰盟

劉氏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弟兄曷為不得以其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

趙武

二月取鄆 公作運

左氏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濟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欲求貨於叔孫弗與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趙孟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馮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伊川先生解乘苫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杜氏注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公羊傳秦無大夫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貪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公作鄒婁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原

左氏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伍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

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穀梁傳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杜氏注大鹵大原晉陽縣

武夷胡氏傳大鹵大原也案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襄陵許氏曰亂世逐爭奇變滋起兵車重遲寖廢乃此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公穀並無輿字）出奔吳

左氏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伊川先生解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逐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爲公子可立也莒展輿出奔吳爲弒君者所立而以

國氏者罪諸侯也號之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莒氏曰密州以前歲十一月遇弑展輿順衆人之情而立立而不討賊其罪可知也

叔弓帥師疆鄆公作運田

左氏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杜氏注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疆田而有帥師者皆有難也城亦同此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之難

葬邾公作邾婁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公穀作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氏傳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葬王於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氏注不以篡弒赴諸侯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

爲後之辭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初圍之未動於惡
入預夏盟緝蒲爲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
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爲承僞藏在諸侯
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於學乃所見之世
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爲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
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
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
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爲史者皆可
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弒或不弒或葬
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

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鄭敖實弒而
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
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於申與會者凡十
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
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
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僞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
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
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
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
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

篡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

蘇氏曰君弒畏偪而出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氏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

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

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

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

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

氏之衢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

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去有罪

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

之君弗誅也以爲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於徐吾

氏徐吾氏歸於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

自以爲卿又將爲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諸其

家則幸而勝之云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劉氏意林道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爲之卑服曲從猶之無益也通得輕焉辭之鄭衛之處子蒙珠玉而過中山之盜也滋益恭而滋益侵耳吾以此觀之爲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猶數數也進之不以禮節者謂之數（莊子曰彼數數然若氏傳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皆謂進不以禮於致福未

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是也惟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

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

武夷胡氏傳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公作泉)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襄陵許氏曰春秋卒葬諸侯有小大之體有褒貶之義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情無非教也

秋小邾子來朝(公作小邾婁子)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

曹滕二邾實不忘吾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

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鄭拳之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也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匶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作雪

武夷胡氏傳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

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公作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氏傳正月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臯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

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
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
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今君
以汰無乃不濟乎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彊爲霸者之
伊川先生解晉平王弗聽
事
泰山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
十年此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
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者楚
子大合諸侯於此也楚子得以大合諸侯於此者

桓文既死中國不振喪亂日甚幅裂橫潰制在夷
狄故也故自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夷狄迭制
之至于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云再出尋復叛去
事無所救不足道也
高郵孫氏曰淮夷之不殊會之者蓋殊會之法施於
中國會夷狄也晉中國吳夷狄也于柤于向是以
殊之楚夷狄淮夷亦夷狄也以夷狄會夷狄又何
殊乎
武夷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
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麇以立而求諸

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懋賴於鄢城竟莫救畏其彊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於天而以人事爲無益而勿爲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

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

呂氏曰自襄公三年雞澤之會諸侯同盟矣而叔孫豹始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獨大夫盟諸侯不與也至襄二十七年宋之曹大夫自會爾諸侯不往也此歲會于申諸侯始

復會而楚子主之淮夷與焉天下之事可知矣

楚人執公子

左氏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公穀作厲）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

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

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

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

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

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

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

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

軍遷賴於鄢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

侯而來伐國而克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

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劉氏權衡曰遂滅賴左氏所謂滅者亡謂君死其位者矣既曰死君位尚能面縛乎曰賴子面縛銜璧非也經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

公羊傳甘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

杜氏注云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賴國義陽隨縣

蘇氏曰申之諸侯有不與伐吳者故復序

九月取鄫 穀作繒

左氏傳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

公叛而來

杜氏注鄫莒邑

劉氏傳其言取之何取附庸之辭也鄫國也曷為謂之附庸莒已滅之矣為附庸乎莒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氏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為豎牛欲亂其室而使為政叔孫田於丘蕩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於仲而退牛勿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適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傳四年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正月舍中軍毕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 杜氏曰季孫不欲親其議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陸氏纂例譏作舍自己也 詳見桓公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舍中軍毕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毕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襄陵許氏曰叔孫豹卒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楚殺其大夫屈申

豹之有力於公室

左氏傳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爲人臣也君弑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襄陵許氏曰春秋刑案見惡惡以疑罪殺人簡易之道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弗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傳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

可入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
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公羊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
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
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
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杜氏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
亭
武夷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冊微也牟
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
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爲國以義不以
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己以義不
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
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
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吕氏曰牟婁牟夷之私邑防茲則他邑也故言及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公作潰穀作遺泉

左氏傳苫人來討不設備戍辰叔弓敗諸蚡泉苫未
陳也
杜氏注蚡泉魯地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
麻之役遽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
過帥師會楚子於豫聞吳師出遽啓彊帥師從之
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
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是行也吳早設備

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武夷胡氏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
朱方處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
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
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爲善
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
爲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
以不可爲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氏傳杞文公卒

葬秦景公

左氏傳大夫如秦葬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杜氏注云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此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閽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薳罷（公作頗）帥師伐吳

左氏傳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代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彊

冬叔弓如楚

左氏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於虢燕公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舉耳不克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以外及內曰暨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爾雅云暨及也又曰暨不及也今據實言之乃是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平又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外及內且非魯之志也

泰山孫氏曰暨不得已也齊來求平不得已而從之故曰暨且明非魯志也

高郵孫氏曰左氏以為暨齊平者燕也案去年齊侯伐燕左氏見其間無異事故云爾不知外國平書

宋人及楚人平是也又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北鄙齊魯之好遂絕至是和平之後叔孫婼如齊涖盟足明齊魯為此平也

武夷胡氏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彊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考

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遂啓彊來

召公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公作舍後同如齊涖公穀作犂盟

穀梁傳涖位也内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

辭謂之來

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氏傳秋八月衛襄公卒

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氏傳十一月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改革公室

襄陵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改革公室唯己所利取鄆濟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爲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此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

日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溜卒

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令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劉氏權衡曰穀梁曰鄉曰陳公子招令曰陳侯之弟招何也云云此問之非也鄉曰陳公子者乃其常稱耳

陸氏纂例齊商人殺舍亦兄之子而不言弟者齊昭公已卒則商人無兄故殺君之罪重於兄子故從重者也大子輕於君故於陳招書弟以明其重也詳見桓十二年

常山劉氏曰夏四月陳侯溜卒則是陳侯既病可知矣招乘間殺君之嗣志欲取其國爾蓋不特骨肉

相殘也

武夷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爲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儓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叔弓如晉

左氏傳叔弓如晉賀虎祁也 杜氏注 賀言成

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構彫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者也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滋甚則安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訣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勿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爲安榮平公其可謂志庳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氏傳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

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三者皆宜見討唯于徵師無罪故稱陳行人以別之也

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奈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于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呂氏曰楚既殺于徵師公子留即出奔未成乎爲君也故不曰子

秋蒐于紅

左氏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

穀梁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

勇力也

杜氏注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劉氏傳何以書譏爾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

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爲不言公公

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爲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

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劉氏意林姦臣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爲

非禮而動民也蒐于紅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

易地理矣吾見其悖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

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死豈不哀哉 呂氏曰無事而動衆且時失也劉原

父以爲姦臣將蔽其君而奪之未嘗不先爲非禮而動民如此之類皆未之太過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左氏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姦慝也夫子以招推罪於過過故獨書招殺大子也不書招殺過之罪自當死宜爲國討也

襄陵許氏曰過與殺世子者也不書過殺世子招首惡也招首惡則曷爲與其討不與其討是以歸之衆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公作瑗

左氏傳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杜氏注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穀梁傳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惡楚子也

杜氏注復稱公子兄已辛殺陳孔奐招之黨楚殺之

泰山孫氏曰陳公子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罪之人也楚之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爲淫刑也如此

葬陳哀公

左氏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

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而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鞫會楚子于陳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

諸國之大夫會之非會禮也故志我焉

許遷于夷

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夏四月陳災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穀梁傳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陸氏粹疑趙子曰公穀作火方氏作災案前後未有書外火者小事若一一書之固不勝紀諸侯亦當不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唯宣榭火以樂器之所在書之以示周之所司無人示譏耳此不同其例也故當依左氏爲災

武夷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於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亦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期之變固無赴告矣

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爾仲尼作經存而勿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玃如齊

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氏注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

冬築郎囿

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彊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勿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四

昭公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公作晉　欒施來奔

左氏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逞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

遯志堂

往逐伐虎門五月庚辰戰於穆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公作隱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氏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武夷胡氏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

左氏傳晉平公卒

九月叔孫婼公作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氏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公作卒

左氏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

杜氏注無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公作正月叔弓如宋葬平公

左氏傳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公穀作弃帥師圍蔡

左氏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

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肹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穀梁傳何爲名之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
謹而名之也
陸氏篤例曰兩罪之故兩書名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般弑君父之賊也誘而殺之
何爲其不可乎曰楚子内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
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
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倡大義於天下今乃幣重言
甘誘而殺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
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
君也弃疾不能諫止而又帥師圍蔡從君於昏亦
已甚矣此亦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
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
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
在宮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
殘其身潴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
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
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
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弃疾
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

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
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
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
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
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
戒之旨矣

呂氏曰春秋之作誅意不誅事論實不論名於楚子
虔之殺蔡侯般可見學者所宜詳味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氏傳五月齊歸薨

杜氏注歸姓

大蒐于比蒲

左氏傳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公羊傳簡車徒也

劉氏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不貳事夫
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泰山孫氏曰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夫人之
喪

武夷胡氏傳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
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

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於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公作邾婁）子盟于浸祥（公作侵羊）

左氏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浸祥修好禮也

杜氏注浸祥地闕

秋季孫意（公作隱）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公作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公作軒）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公作屈銀）

左氏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己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杜氏注厥憖地闕

武夷胡氏傳楚將滅蔡請於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輕重之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勿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憖

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夷狄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卿不足書而書者中國不競苟有善意斯存之矣蓋自是後春秋之譏世益略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氏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憂魯郊杜氏注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杜氏注齊謚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穀作友以歸用之

左氏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杜氏注用之殺以祭山

劉氏傳君存稱世子君沒稱子某君既沒其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爲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苟無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而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虜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爲者盡於世子矣

劉氏意林鄭忽疑於失國蔡友疑於不立衛蒯聵疑於出奔春秋正父子之親君臣之禮貶姦逆退不義以此三人者雖道德不足猶可以世其國蓋不登畔人之意也傳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其斯之謂與

泰山孫氏曰諸侯在喪稱子此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案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子辛疾帥師圍蔡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於死此未立可知也故曰世子噫楚子既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又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甚矣楚靈之惡其若此也

武夷胡氏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

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氏傳齊高偃納北燕伯款於唐因其衆也

杜氏注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於燕未得國都

泰山孫氏曰北燕伯三年出奔齊不言納於燕者明未得國都也

呂氏曰北燕伯不名劉質夫以謂與襄二十五年衛

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其國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
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其君臣之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氏傳三月鄭簡公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鄆之役莒人愬於晉晉
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 杜氏注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讒而託討若敖之餘 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公作敦敖作虎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成熊之累上奈何楚子惡成熊或謂楚子曰是若敖之餘矣若敖之亂國幾亡楚子殺之古者父子兄弟不相及然則是殺無罪者也其以累上言之何成熊之爲人

臣也懷寵而安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公作整）出奔齊

左氏傳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杜氏注慭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

左氏傳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

晉伐鮮虞

左氏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綏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

杜氏注不書將帥史闕文（劉氏權衡杜云闕文予謂以殺之戰推之安知非晉恥以詐襲人而不以將帥告乎在殺之戰則以謂晉恥背喪用兵在鮮虞則以謂史自闕文春秋之義何其駮且至於此也）

蘇氏曰晉荀吳僞會齊師假道於鮮虞以滅肥遂伐鮮虞晉雖以詐爲罪而書曰晉伐鮮虞以執虞公其之過矣晉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虢因以執虞公其

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稱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武夷胡氏傳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殺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爲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呂氏曰爲春秋者以爲書州書國書人及書帥師者姓名爲褒貶輕重故以晉伐鮮虞不書人與師爲狄之也以理考之則恐未然夫事有大小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春秋特因是以褒貶垂訓後世爾所謂吾無所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國以天子在上而諸侯放恣擅行誅討也其事則微故其書亦略晉伐鮮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故書楚書吳皆略之之辭爾以爲遠者有不可得而

詳也事之小者亦然皆非所以爲褒貶輕重也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如以晉伐鮮虞爲狄之則荀吳帥師伐鮮虞何以不狄之也以此知詳略之異非褒貶輕重所繫無疑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氏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杜氏注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人之名何也曰家臣賤微名不合登於史冊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

劉氏意林周之王必毋廢文武之法毋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毋僭天子其大夫孰淩大夫必毋脅其君其陪臣孰畔故南蒯雖以

費入齊而春秋未以畔誅蘭非寬蘭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氏未得以畔名蘭則魯亦未得以彊討季氏魯未得以彊討季氏則周亦未得以僭絕魯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積矣

武夷胡氏傳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彊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罪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呂氏曰圍費費叛也不書叛聖人不以爲叛也是時季氏方彊公室日微季氏之臣其欲去季氏以張公室未可知也雖處之未當然未可以叛名也所謂處之未當者既事之矣則當以義正之正之不得則去之可也未有假其勢以伐其人以自爲正也君子不食姦不蓋不義知其不可則如勿仕而已爾故君子以爲未當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殺其君虔于乾谿穀作溪

楚公子弃公穀作棄疾殺公穀作弑公子比

左氏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莫成然故事蔡公杜氏注蔡公弃疾也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莫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杜氏注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莫成然蔡朝吳師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弃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

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王沿夏將欲入鄢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芊尹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弃疾使莫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敖

公羊傳楚公子弃疾弒公子比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不書復入而言歸者明非始謀也以之首惡罪其從亂且敢有其位也所謂原情定罪

武夷胡氏傳或曰昭元年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於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爲之臣虔又弒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於欒盈是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鱄於衛是也若去

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埽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纍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厎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衞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爲此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爲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弃疾立比爲王而己爲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弃疾弒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弃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大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弃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弃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疾爲司馬蓋國

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弃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公
邾婁下小邾同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氏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郯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合諸侯于平丘

杜氏注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於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號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申之舉遷賴於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

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勿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彊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戎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左氏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苫夷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

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伊川先生解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罪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爲幸也

陸氏纂例不重言諸侯劉子與盟凡諸侯及王臣盟皆譏也臣無疑君之禮故王臣在會但會而已多不與盟而其時或有王臣與諸侯盟者皆書以示譏

泰山孫氏曰自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盟會者十年至申之會則又甚矣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矣今晉昭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者乘楚靈弒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何所爲哉此固不足道也自是說會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

武夷胡氏傳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

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閒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彊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鑒也公不與盟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

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惴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為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

晉人執季孫意公作隱如以歸

武夷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彊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案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叔孫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郠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君子不恥不與焉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
也
泰山孫氏曰聖人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
狄故也孔子以陳蔡自歸爲文所以抑彊夷而存
中國也
武夷胡氏傳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又滅陳蔡而縣
之及弃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
子盧歸于蔡悼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
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
得滅也其稱歸子者國其所宜歸也盧與吳皆亡
世子之子也而弃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
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
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
能救復封於弃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
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
後世法大要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
興滅國繼絶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
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
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陸氏纂例國復乃葬二十九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

吳滅州來

左氏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思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蘇氏曰州來楚之附庸

十有四年春意公作隱如至自晉

左氏傳十三年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乃歸季孫

泰山孫氏曰大夫執則致致名不稱氏前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乃

歸季孫其始執之爲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
彊之義也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
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
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
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
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
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
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氏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
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
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
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公子鐸逆庚輿於齊

武夷胡氏傳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
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
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

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爲是怨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絶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很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父其在晉間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爾苟不遠亡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劉氏意林郊公不感其親之憂使意恢得緣以閒卻意恢不隱其兄之惡使蒲餘侯得緣以專禍是上下交失也書不云乎于弟不念天顯乃疾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弗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蓋痛之矣聽訟蔽獄可勿熟察耶

高郵孫氏曰公穀之說皆以爲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君之爵才當大國之大夫其大夫之位才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春秋書法表見王道而已不誅其人若鐸類者多矣此意自韓愈發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公作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傳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陸氏粹疑啖氏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禮言之應待祭畢又禮記稱衛侯曰柳莊者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如其卒雖當祭必告據此足明常

禮不當告

高郵孫氏曰武宮者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事則合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

常山劉氏曰禮曰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然則當祭而卿佐死不當告也告則不能祭而禮不成矣夫宗廟之祭盡其誠敬而已聞臣佐之喪而不能成豈禮也哉且籥已入矣至於不得已而去樂卒事皆由告故也故書以示譏

武夷胡氏傳案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案禮衞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其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篇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篇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公作昭公無出字奔鄭

左氏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

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武夷胡氏傳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弃疾者謂蔡滅而弃疾必能封之也弃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爲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非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

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穆子弗許曰或以吾所甚惡若所好何如其弗賞是失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如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

可以欲城而通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鼓子鳶鞮歸

武夷胡氏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爲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爲期而無矜測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耳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

冬公如晉

左氏傳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氏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鄫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霸

齊之彊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
可也而區區務爭伐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楚子誘戎蠻子（公作曼子）殺之

左氏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
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

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
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武夷胡氏傳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
中國而弃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
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殺父與君蠻氏
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左氏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夏公至
自晉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
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召公數朝於晉三
至於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
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
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
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彊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

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
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
有爲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
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氏傳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

左氏傳九月大雩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氏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
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救幣於
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是月朔慝
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
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日過分而未
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

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劉氏權衡曰六月日有食之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又引夏書以證之今案夏書乃季秋月朔非正陽之月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然則古人不獨以正月日食為醜矣傳之所言未可信也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公作貢

左氏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武夷胡氏傳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彊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

其有火災乎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也大火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杜氏注大辰房心尾也

范氏注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於蒼龍之體不獨大火

武夷胡氏傳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

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氏傳吳伐楚陽匄司馬子魚戰于長岸子魚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使長驟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

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武夷胡氏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彊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彊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劉氏傳何以書記災也四國同日而俱災非人力所
能爲也已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
爵同爵則尚親同親則尚齒
六月邾人入鄫 公作邾婁人
左氏傳六月鄫人藉稻邾人襲鄫鄫人將閉門邾人
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鄫子曰余無歸
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鄫之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左氏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
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
冬許遷于白羽
左氏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
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
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
于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公作邾婁
左氏傳鄫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
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鄫俘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傳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鄫盡俘之鄫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鄫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鄫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氏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穀梁傳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饘粥嗌不容粒木踰年而死

蘇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其以弒書之何也止雖不志乎弒而君由止以卒則亦止弒之也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弒君書之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之道也故止之弒君雖異乎楚商臣蔡般也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尊減殺人二等過失殺大父母父母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

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於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二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

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監不容粒未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爲春秋奚待於聖人之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子爲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爲禽

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爲弒君之意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杜氏注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婪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曷爲不成於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何氏注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

穀梁傳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永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

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范氏注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

伊川先生解蔡般許止疑同故一作以書葬

武夷胡氏傳何以書葬穀梁子曰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弒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大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鄫一穀作夢出奔宋

公羊傳公子喜時之後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

劉氏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鄫何自鄫待放也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韈乘髦馬不蚤翦不祭食不說人以無

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此去國之禮也

劉氏意林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猶據防以求爲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以謂其罪當與不孝非聖者均也不孝則無親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者皆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捷奔齊公孫會之自鄆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降而不憾憾而能畛唯知命而好禮者能之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此之謂也

武夷胡氏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爲諸侯所謂子臧是也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

左氏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

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椿師圍欲去之懼而欲以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亡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公載寶以出公如死鳥齊氏之宰渠

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穀梁傳盜賊也目衛侯衛侯累也凱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

劉氏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兄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衛侯之兄輒言不得親親也千乘之

國亦大矣而盜得以殺其兄故君子閔焉

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以衛侯之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此

武夷胡氏傳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臣竊以爲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預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

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公作寧）華定出奔陳

左氏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

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
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
氏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
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
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
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
泰山孫氏曰三卿並出危之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穀作正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
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
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
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誅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
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作畔
左氏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
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
人公懼使告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

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五月丙申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犂樂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廊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

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楚薳越帥師逆華氏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據土背君曰叛叛者皆書不必命卿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逐劫公取大子及其母弟以爲

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
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衞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
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
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
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
舊廓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
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
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朝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公作座卒

冬蔡侯朱穀作東出奔楚

左氏傳二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
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
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
之攸壁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
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
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氏傳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勿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氏傳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武夷胡氏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人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

貶絕而亢不衷奘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公作姦

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蒐何也以蒐事也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間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

武夷胡氏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

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袒而發喪爲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此春秋所書爲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氏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劉子單子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滎錡氏單子

攻賓起殺之丁巳葬景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
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逐劉子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於郊十一月乙
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王子還夜取王
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
還奉王以追單子單子殺還姑發弱礙延定稠人子景靈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
於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
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爲子朝所敗叔孫至自京師言王室之
亂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以納王於

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於郊十一月乙
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於子旅
氏閏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京楚子朝所在
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刺周室之微邪庶莫敢故變京師言王室正王以卑其諸侯也不爲天子諱者方卑其天下不救之
泰山孫氏曰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
也
劉氏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謂之王猛何正也生名
之死亦名之其曰居于皇何正也

蘇氏曰叔鞅至自京師知王室之亂而未知亂之所
在也故書曰王室亂稱王室亂在兄弟也諸侯之
亂未有不待事而書者不待事而書亂急王室也
景王世子壽早卒其次猛也子朝王之長庶也
武夷胡氏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
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
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筥單
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
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案左氏
景王大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

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
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
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
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
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彊弱而後定
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
罪亦著矣景王之葬子猛既居喪位矣既葬而書
王室亂則亂生子朝子猛非亂者也
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
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武夷胡氏傳猛未踰年而稱王何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爲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

未足故再書於策以著上下舛逆爲後世之深戒也

呂氏曰洛誥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河南城也所謂王城也成王定鼎於郟鄏是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洛陽也即所謂成周也是時以成周爲下都所謂成周既成分正東郊成周是也至敬王時自王城遷而都之

冬十月王子猛卒

劉氏傳其謂之卒何未踰年之王也謂之卒則可謂

之薨則不可

蘇氏曰猛既稱王猛矣於其卒也稱王子猛何也春秋書名嚴於卒葬於其卒不得不正其本名也所謂非薨非葬名有所不必盡也

十有二月癸酉朝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公作舍後皆同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氏傳邾人城翼還遂自離姑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憩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乃弗與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乃館諸箕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劉氏權衡曰案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有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訴於晉晉人已能來討何其神速也故曰不然

蘇氏曰邾人城翼師自武城還魯人譙而取之邾人訴於晉晉人來討故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稱行人言非其罪也

晉人圍郊

左氏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鄢潰王使告間庚戌還杜氏注晉師還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於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

武夷胡氏傳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爾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

之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襄陵許氏曰爲人君仁則得其所止庚輿出奔無仁心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穀作浦）涅（公作楹穀作盈）滅獲陳夏齧

左氏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憯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公羊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

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杜氏注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國雖存君死曰滅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皆夷狄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爲文也

武夷胡氏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爲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潛六國先敗

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爲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

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
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
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
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
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氏傳夏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庚寅單子劉子
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秋七月戊
申鄩羅納諸莊宮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

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傳天王居于狄泉始王也尹氏立王子朝立者
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

杜氏注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
外

劉氏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臣子辭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法踰年書王故敬王踰年即位
而稱天王

陸氏纂例大夫稱氏者唯尹氏武氏崔氏皆譏世卿
也言氏則世之意可見也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

因尹氏私赴不以名因齊人崔氏出奔因武氏以
子伐父故特書之及尹氏立王子朝并以子朝奔
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
見世卿之惡也

泰山孫氏曰立者篡辭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王猛
共王是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尹氏
世卿

武夷胡氏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
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
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
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
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
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
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
卿歟爲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
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
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
所由正是非所由定豈義所由斷嫌疑所由決聖心游
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呂氏曰既曰天王居于狄泉尊無二上斷可知矣又

曰尹氏立王子朝則王子朝之不正而爭立罪亦明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公穀有公字有疾而復

左氏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何氏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

泰山孫氏曰凡公如晉不得入者六此書有疾明公自有疾而反耳餘則皆譏公數如晉爲晉距而不納以取其辱

武夷胡氏傳昭公兩朝於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聖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彊自彊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彊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取之哉

襄陵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公羊有叔孫宇婼作舍　至自晉

左氏傳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受禮而歸

呂氏曰婼不言叔孫前見也劉原父以謂二傳不言叔孫而公羊獨言叔孫似是聖人本意因遂以爲可褒而褒之世儒說經之鑿舉皆類此原父能知他人之鑿而不自知其鑿也惜哉

夏五月乙未朝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左氏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公作鬱卒

冬吳滅巢

左氏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劉氏權衡曰書曰巢伯來朝巢爲諸侯審矣非楚邑也

武夷胡氏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

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